

戰國策校注

二

戰國策趙卷第六

縉雲 東陽 吳彪 師道 重校 校注

趙得汾晉得趙國北有信都東有廣平中山又河間南海之東平舒陽內黃東平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簡子子無恤 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月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荀林父將中行後

為官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

段規韓人晉荀休故魏亦有後諫曰不可夫智伯

之為人也好利而驕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

加兵於韓矣韓子作驚懼君其與之彼狂大

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卿之以

矢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

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

地於魏魏元作宣宣作宣桓子下孟子欲

勿與趙趙晉荀休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

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

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

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

元作蔡羣狼之地恭非趙地卑使屬河間日肥

或簡字誤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

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

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今則雖失其

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

安于簡子簡子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

之君澤趙臣絕安于若晉陽大事記晉陽漢太原

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一本尹澤大事

記謂澤字誤韓其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

子國語作尹其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

曰諾襄子乃使延陵君元作王此襄子王當作生

云云趙襄子乃延陵生今將將軍騎先之晉陽君

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行也視倉廩召張孟

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

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垣

皆以荻蒿苦楚唐又繁華屬雅蕭欽注即蒿

也以其為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箇簍之勁不能過也即韓見禹貢君

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

晉陽也公官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發請發而

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

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

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

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

食置城下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

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彘中而少親相與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期目說本夜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遇智伯過一作果智伯之族以通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顧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通鑑取此與策先後不同轅門之外以車為門智伯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智伯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於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二國約與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伯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附其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伯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伯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伯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伯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伯以過之去之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決有感動矣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相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伯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虎謂段規之策智伯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之智孟談者如士三晉之應之如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韓魏之水亦陽城之不流者欲利於封二子豈不可為與智伯惟誤於利故陷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智伯從韓魏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作下或曰疑衍不沈者三板郤疵刺秦反孫本姓纂鄭文作歸姚本注元和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郤疵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夫當屬一本作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甯生甯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

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借而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郤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日將拔矣夫云云作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謂必下恐皆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亦非當時語主而解於攻趙也解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郤疵謂智伯曰君又何必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日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之趨疾而趨之也郤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說謂智伯至是敗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其友哉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說史作同太史公說發五元作百下同百即乃稱簡之塗稱若蒙其說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地君武安之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字兩字有說主勢能制臣約者自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臣願損損一作捐功名去權勢以離眾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

忠在已而眾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說云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臣主之權均之而之作能美末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猶則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傷修張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孟談自謂之行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其張孟談此下著書使厚以便名所以安其重損名其所以安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耕三年韓魏齊元作燕燕無燕必有一誤負親以謀趙言五國今齊之臣上言負親之丘不應此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而今諸侯復來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舍臣於廟授更大夫授更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

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趙之謀臣而其妻子
為厚趙也虎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
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去之
若去之也無故始之難非有道與能出處語
一問也士有孟談可謂
謀智之士有孟談可謂

晉畢陽畢陽之孫也無明據晉語伯宗索士莊州
陽實送州聲乃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

其孫義烈有自來矣乃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

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

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頭說史李其

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後敗智伯津其首

為飲器索隱云案大宛傳匈奴以月氏王頭為飲

器裴氏引韋昭云樗也晉灼曰虎子也皆非樗

槌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以韓子曰氏春秋並云

為飲器故也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

死女為說已者容備其容色司馬吾其報智

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

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

同第龍牙鋒謂之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

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

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為厲目索隱曰癩癩瘡凡漆有毒近

塗身令若癩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

而往作行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
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賦新君大亂君臣

之義者無此矣恐龍無字下吾所謂為此者以明

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

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

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

橋下伏所當過一本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

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

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

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補目中行

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

國士名蓋臣故國士報之為烟壯所襄子乃喟然

嘆泣曰嗟乎豫子字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

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

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

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故國通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

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

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

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呼而自遂伏劍而死死之日

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客傳有龐顯襄子能報舊君能屬天下後世之為臣使他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焉空何必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則有命焉
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郭君焉善為策者雖謂之非賢失也史遷列之刺客見於三晉始命之則以其事在前不得持書以表之
爾大事記解題見而其事不書未始得書之旨按索隱引策云此盡出血裏子回車之數未周而云今無此文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列侯籍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趙侯將不許趙

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趙罷則

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

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

將知趙利之也必輕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

已此本趙利又舉人姓名皆難解疑有仲誤字

蕭侯名語成侯子元年補世本名言索隱云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

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蘇侯蘇侯傳令

賢也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如嫁大王不得任事是以

外賓客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

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

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

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擇交

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王勉請言
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
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
伐人之國常苦出辭其力斷絕人之交人願大
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作請別
策按索隱引策作白言尤明陰陽而已矣陰陽言
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種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
皆可使致封地下封侯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
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實如禮五霸之所
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
而爭也此非所以言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
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
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河外正義
華等地此即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則上
郡絕河之分也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則上
地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
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商陽
年南以下言修武之南陽韓使計息以相道易於經水經水一省經之
三十六年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商陽經水一省經之
陽危又云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商陽經水一省經之
國亡則已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商陽經水一省經之

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
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
常山清吾縣淇常山河章清河皆見前則兵必
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
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趙地方三千里帶甲
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
河漳東有清河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
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然則
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
矣傳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韓魏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唐侯時此士未為
據之韓且齊顧項後有國於虞其側微特在下無
禹乃崇伯無子亦有國士者今曰云云宜足信哉
衆乘善注又引韓子云云皆此類舜無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
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
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
節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
一西面而攻秦補補一本復破必矣今補
本今見於秦西面云云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姚云一無見破於秦四字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
秦成與秦成則高臺補補有美宮室聽竿笙琴
瑟之音一本無笙琴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志推
而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辛并
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元作
獨獨得通見齊策此章史作獨相恐諸侯以
求割地願大王之熱討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
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
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
燕趙六國從親以脣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
於洹水之上洹水通貨利白馬以盟之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
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秦攻齊則楚
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
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谷通漢梁道
此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
因秦也正曰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
也按云一從一橫為道謂交東趙涉河漳博閭

所苦也。是古字也。故國通。玉房寺。天金。金作。

子食豆馬毛與身乃曰有與兮曰妻之曰有子也

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君欲繼襄王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舉世無能舉此也正義敵弱者與弱為敵舉世言云卒盡也愚謂猶言役世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佳古之勳夫

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謂元龍馬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忌所謂衆人今吾

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胡服今時服廢除秦裳也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云曾本改矣字作案何

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母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

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矢而舞于羽歌羽舞修德教苗至適當其時而禹袒入裸國中

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

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也元作

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

親臣不違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為

戰國策校注 卷六

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仲同所謂行去自近也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字是也按此舉史文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

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經字疑衍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

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謂之叔縹字疑衍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

也不佞衰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

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

類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自義有行謂自中國者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

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

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

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彼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左衽無袖容謂其丹青錯其臂孔行作右臂

謂是也其臂也愚謂文身則無錯臂字一作軒面吳說家錯髮文身應劭注常在水中也故以象龍子不見傷害勸語本說先錯字姚云三本作探史作窟

一三九

越之民也即東越國與地志交趾周為越國秦為西越

也注云今珠崖儋耳諸國越之民也

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

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

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

鄉多異俗異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

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鄉之所言者俗

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

水史記安平涇縣西有津水津名薄洛後志安

水定為枝谷名薄洛南有津水津名薄洛後志安

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

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胡為九之先也

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括地志云東胡建

初即胡之北也胡勝之北也洛陽等州皆七國時韓地也

西境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

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元作

上黨不塞者志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

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累吾民累累引水園部即位於此先武非社稷

之神靈即部幾不守先王忿之其終未能報也今

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

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

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

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聞作聞與

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患君無蔽言伏藏國之

祿也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言能

於物則下忠無過罪過者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

輔俗順古古之道也衣服有裳禮之制也元作

有循法字為循無疑法無德民之職也三者先

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

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

不能出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

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胡若今

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

治行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
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
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
教而動循法無私私教用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
與聞還改前之所聞則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已
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
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賊之類也戰國紀姦
者身死賊國者族宗族宗玩一作反作一作反姚一作姚云劉
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
其忠無遺其死王曰竭意不讓諫作諫一本忠也上
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手趙造
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
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繼循舊徑而
易見也繼其步隨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
民是以淮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
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
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
王不相襲何禮之循伏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
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從商周禮作治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

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
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
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無奇行也國言二國雖無奇志
長經是奇服也長經是奇服也國言二國雖無奇志
不通大化則今欲暑改云方俗僻陋何得而山李孔大
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
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
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謂制
下謂字接是故聖與俗流順俗賢與變俱諫曰以書
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
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
其勿反也趙造十九年有無二趙諫詞彪謂趙地
其功如不義而兵下易變古何義哉趙地
朝地也且其不義而兵下易變古何義哉趙地
古之謂也言此書反古之說皆鉅金一與羽之類
與此章多同言此書反古之說皆鉅金一與羽之類
衛鞅曰此章多同行無名
有教於民行無名
見教於民行無名
王曰有教於民
之慮者必於世之功者必有遺俗之累有獨智
愚者必於世之功者必有遺俗之累有獨智
和肥必於世之功者必有遺俗之累有獨智
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則氏不循

其禮

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

甘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安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而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去縣過番吾當子為
子之時踐石以上者法石調能乘者禮皆道子
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之遺子以酒食而來

見子子謂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

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

以持難危言有危言也忠可以偏意信可以

以遠期不逾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

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

事順行之失元作失而不補以不句例累訪

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此忠不字

之經指立傳言有窮言而不憂窮言又疑放義謂放

也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元作子大事

此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

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傳之道

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

實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威而行不重

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變為和於下而

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也中謂

情實此編與趙造諫本一說趙造語臣之罪也傳

命僕官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

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

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

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

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弱苦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於學言弱事也學言調習也謂厚愛教之母使

見職事以行義尊之母沉溺困苦於編習之末也
武靈安知行義蓋習聞古語猶初之論立傳方
務胡服騎射宜以誦習為務若也秦異人不習事
於誦而王罷之當時氣習猶是焚書之禍北矣事

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
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

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
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飾之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帶謂曰趙武靈王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具飾也史記匈奴傳黃金具帶青義云青中大

也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也
反居行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
人進諫曰國有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兵有常經

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
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

便其用者此言本國難以鼓反今民使其用而
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

不什者不易器此亦商君傳今王破卒散兵
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

曰古今異利遠近易易陰陽不同道四時不

一且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變不為俗所窺而

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

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地居胡之南陽也欲

之節也陰陽之宜言天地氣化之運人事則柔

元王元年載之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

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

地按交猶城境封之為之封城名曰無窮之門所以

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昭元

智牛贊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平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喻九

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一本胡中

世宗二十二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

治榆中二十二年王西畧胡地至榆中正義云勝州所

師比此朝服也又引水經注胡服之事按胡服曰

軍大吏適子代吏皆以金瑞節胡服之事按胡服曰

或以比土多寡胡人以金瑞節胡服之事按胡服曰

惠文王曰武弁曰女冠武冠之侍中常侍加

金瑞節服者比類也今武冠之侍中常侍加

武冠乃秋後語云武冠之侍中常侍加

山登黃華之上生云黃華山名也戰國策云武冠

王游於大陵夢見女鼓琴而歌登黃華之上召

按史十六年時大陵夢見女鼓琴而歌登黃華之上

登黃華之上先後不同所載戰國策云武冠之侍中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紀敗我陘山時

韓魏攻楚殺唐時此二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

委和於薛公懷太子質於齊使主父欲敗之乃結秦

連楚宋之交令仇綰下章同郝相宋樓緩相

秦楚王合禽元作禽趙宋趙宋與二國合齊作

魏之和平卒敗楚得二國之機故下有缺誤和

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

成史補此六字補曰史此下有必魏冉固德公

矣德樓子事成六字恐有脫文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

樓緩而魏冉相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補曰史趙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

所明也疑有缺字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

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

楚言易也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

其路六國不能易其合秦之道以合三晉山東兵弱也

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楚作秦當之智山東

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虎將即禽

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關兩罷罷而歸其死於

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關矣今山東之主

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敵而歸其國於秦

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

之欲伐韓梁東關於周室甚惟元作惟惟

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相合也合合楚也楚

其強則弱者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羅兵復復已

五年矣先是秦取中中取中取中取中取中取中取中

像苟來舉王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韓

故發元作離三晉韓魏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而

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

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秦楚反地餌燕之

策也韓不待伐割擊馬兔韓一不待而西走

疾於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安

姚云改安作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

字矣無矣字割擊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

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首卿書多用案字

趙惠以廉即移字說當作移於趙也

莊引荀子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

難謝志順詩書而已耳云云注安語助猶言抑也

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曰氏

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以為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

之怒秦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國之舉此謂

趙行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約堅其出銳師以伐韓梁

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

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楚見

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楚其即多割楚

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

也急重言是此下蓋知述者一本無趙王因起兵南

伐山戎成近秦伐成元作本漢韓梁之元作

解一本邊山戎秦見三晉之堅也果

不出楚王字印改作印而多求地見

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其說不大有見於後則見

此策自不可不也其計之上不明也則皆當矣

自事有可急者以三晉之相聖而移禍於楚

秦亦未得為善善者蓋陳軫不得已之計也與此章多

合此章言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

報王十六年楚王入秦正秦誘懷王武關之歲在

所為為楚為秦之為去聲

富丁趙欲以趙令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

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

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今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

秦楚必合而攻韓魏得取齊之難因韓魏告急於齊

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必以

趙為辭以趙不順齊則不宜有不字伐秦者趙

也韓魏必恐趙齊之兵不西伐韓必聽秦違齊

故秦違齊而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

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

不元作而字西日者言昔樓緩坐魏魏時

離齊魏坐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與之伐秦今

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趙必為天

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是俱敝也

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元作

名構中山也此言可以少出兵也趙宜自備三國

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聽之

是我以三國王因三國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

也故益得庫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

兵而孤字樂誤或衍中山必之我一本之作七

是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

兩取地於秦中山也在上章之謂見齊策此策當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欲以合秦趙不聽故趙恐

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教子欬或若人

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

虛矣故秦而不合之相魏秦必惡之齊魏雖勁無秦

不能傷趙魏王秦聽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

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地字見戰國策今策中問作安乃非自武后時

文地作倉子皆有字意恐有本意本書生而後轉

越與不復出以塞中山案此言於齊據四國

腹擊他國人為室而鉅荆敢刺楚人仕趙無捕利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臣曰

旅也爵高而祿輕宣室小而帑不衆郭金幣所藏

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

曰善此曰主曰主曰主曰主曰主曰主曰主曰主

三晉以大夫之功魏策魯侯曰魏之稱也秦策甘成列云孟

世策後亦多稱主武靈王魏策甘成列云孟

父死以四年為上章五年自有所指初不與此相涉

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南自入海策中凡言漳河